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3 May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4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
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
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7 年届会

2016 年 7 月 28 日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

议程项目 16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
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 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 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16/14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提交报告。大会在其第 71/247 号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编写，按照经社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提交。

本报告概述以色列的做法和政策，特别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并且影响生活在其军事占领下民众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做法和政策。以色列采取了歧视性的政策和做法，有时被认为滥用武力，同时还限制行动自由，其中包括封锁加沙地带、扩大定居点、破坏财产、开采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自然资源。这些政策和做法的累积影响不限于违反国际法及侵犯在占领状态下民众的权利，还使有关民众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恶化。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重发。

** A/72/50。



西亚经社会谨对以下实体的贡献致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一. 引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分别在第 2016/14 号决议和第 71/247 号决议中，表示关切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还表示关切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的自然资源开采、毁坏和退化。

2. 安理会在其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特别呼吁全面开放加沙地带各过境点，全面执行 2005 年 11 月 15 日《通行进出协议》；强调指出必须维护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领土连续性、统一和完整，保证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要求遵守《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间经济关系议定书》（“巴黎议定书”）；促请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不对平民采取暴力行动，停止毁坏家园和财产、经济设施、农田和果园，立即停止开发自然资源，停止定居点和与定居点有关的活动，追究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非法行为，紧急关注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的困境和权利，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条款，为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公民探访居住在祖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家属提供便利。

3. 本说明介绍上文所述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

二.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做法

4. 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受以色列及巴勒斯坦法律系统双重复杂管辖。与以色列嫌疑人 and 被告相比，巴勒斯坦嫌疑人 and 被告享受的人权标准较低。二者的差异包括以下方面：见法官前的最长拘留期、在多长时间内可以阻止嫌疑人会见律师、审判期间对被告的保障、最严厉的处罚措施及完成判决前的释放。此外，以色列军事法律规定了某些不属于以色列刑法的其他违法行为(A/HRC/34/38，第 38-39 段)。

5. 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实施了被认为是歧视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的规划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大规模分配建造定居点用地，对巴勒斯坦居民区缺乏适当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¹

6. 在完全由以色列控制的西岸 C 区(占西岸的 60%，西岸巴勒斯坦人 5%-10%居住于此)，其规划和分区被认为有限制性、构成歧视而且有违国际法(A/HRC.34/38，第 25 段；另见下文第 55 段)。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申请建筑许可时，往往面临以色列设置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包括高额的申请费用，以及要求新住房与往

¹ Bimkom, “被规划所困：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区的政策、规划和开发”，2014 年。见 <http://bimkom.org/eng/wp-content/uploads/TrappedbyPlanning.pdf>。

往并不存在的市政设施连接。² 在东耶路撒冷，尽管近几年为巴勒斯坦人批准了数百个小规模建筑计划，¹ 但对将来解决民众所需的大规模改善却缺乏适当规划。

7. 据以色列民政局的数据，2016 年上半年，在 C 区巴勒斯坦社区 428 项建筑许可申请中，有 391 项(占 91%)遭到拒绝。据报，大部分获得批准的申请是以色列当局为贝都因社区的规划“迁移”地签发的。³

暴力和使用武力

8. 仍严重关切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武力和法外杀人，包括有些案件可能构成法外处决(A/HRC/34/38, 第 47 段)。若干记录在案的案件引起了疑问，即被杀者造成的威胁是否达到了根据国际标准需要用致命武力来应对的程度(同上，第 28 和 44 段)。

9.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在加沙地带，总共有 63 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和安全部队杀害，其中包括 19 名儿童。另外，约有 2 276 人受伤，其中包括 562 名儿童。在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 37 人是因袭击以色列人或涉嫌袭击以色列人而被杀。

1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12 名以色列人包括 7 名平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遭到杀害；162 名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袭击中受伤。⁴ 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加沙地带极端主义团体向以色列发射了 12 枚火箭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对此发动了超过 50 场空袭进行报复，造成至少 1 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多人受伤。

11. 袭击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受到包括来自执政党代表的歌颂。持续的恐怖主义和煽动行为违反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包括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第 2334(2016)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呼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针对平民的一切暴力行为，包括恐怖行动。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爆弹药没有造成任何巴勒斯坦人死亡，这显示了此类死亡人数近几年在下降：从 2014 年的 10 人降至 2015 年的 6 人，2016 年进而降至 1 人。

与定居者有关的暴力行为

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人继续遭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骚扰，尽管在过去三年中有记录的此类事件数量显著下降，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当局采取了预防性措施(A/HRC/34/39, 第 19 和 20 段)。

²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2016 年度国家人权报告：以色列和被占领土》，见 https://www.state.gov/j/drl/rls/hrrpt/humanrightsreport/index.htm?dynamic_load_id=265502&year=2016#wrapper；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威胁之下：西岸 C 区拆除令”，2015 年；见 A/70/284, 第 16 段。

³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6 年西岸拆除建筑和流离失所人口数创新高”，《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1 月。见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record-number-demolitions-and-displacements-west-bank-during-2016>。

⁴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的计算，计算依据的资料来自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人道主义公报》。

14. 2016 年 4 月 4 日至 2017 年 3 月 20 日，发生了 39 起与定居者有关的暴力事件，造成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伤亡。在同一期间，73 起以色列定居者袭击事件造成了巴勒斯坦人财产损害。⁴

扣留巴勒斯坦嫌疑人遗体

1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继续拖延归还实施过或被称实施过袭击行为的巴勒斯坦人的遗体。这种做法可能构成对死者家属的集体惩罚，并可能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A/71/364，第 25 段)。

拘留和虐待

16. 截至 2017 年 1 月，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约有 6 500 名，包括 300 名儿童。共有 536 名巴勒斯坦人仍被行政拘留。⁵

17. 根据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和前被拘留者事务部的资料，自 1967 年以来，超过 15 000 名巴勒斯坦妇女曾遭以色列当局拘留。⁶ 被拘留儿童人数，包括 12 岁以下被拘留儿童，从 2016 年 2 月的 440 人⁷ 降至 2017 年 2 月的 335 人。⁸

18.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表示关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包括未成年人)的若干做法。这些做法包括：剥夺被行政拘留者的基本法律保障、隔离和单独禁闭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被拘留者、惩罚和虐待绝食者、虐待巴勒斯坦儿童或对其实施酷刑、阻碍亲属探视监狱中的儿童。该委员会还表示关切，其收到的资料显示对酷刑和虐待行为没有适当的问责制(CAT/C/ISR/CO/5，第 22、24、26、28 和 30 段)。对自 2001 年以来提起的 1 000 多项酷刑或虐待指控没有开展刑事调查。⁹

19. 以色列采用行政拘留措施必须符合人权保障的规定¹⁰ 以及《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 78 条关于拘禁仅作为例外措施的规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若干被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人诉诸绝食手段，抗议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拘留他们的行为(见 A/HRC/31/40，第 42 和 44 段)。

20. 以色列安全部队继续逮捕渔民，其中有些渔民声称其未超出加沙地带军事允许的捕鱼区。2016 年期间，据报告，以色列安全部队拘留了 100 多名渔民，这是联合国自 2009 年开始追踪这类拘留情况以来的最高年度数量。¹¹ 以色列报告称，加沙地带的好战团体不断努力通过海运包括使用渔船走私武器和武器生产材料。

⁵ Addameer，2017 年 1 月数据库。见 www.addameer.org/statistics(于 2017 年 3 月 26 日查阅)。

⁶ 见 <http://mod.gov.ps/wordpress/?p=1053>。

⁷ 保护儿童国际巴勒斯坦，以色列军事拘留状态下的巴勒斯坦儿童(12-17 岁)数目的数据库。见 www.dci-palestine.org/palestinian_children_in_the_israeli_military_detention。

⁸ 以色列当局 2017 年 3 月向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提供的资料。

⁹ 大赦国际，《大赦国际 2016/17 年报告：世界人权状》(伦敦，2017 年)。

¹⁰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

¹¹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报告”，2016 年 9 月。

破坏和没收财产和基础设施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从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以色列当局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拆毁了 726 个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物。这一数字略低于前一报告所述期间的数字(810 个建筑物)。然而，这两个数字都比前几年高。2011 至 2015 年，每年拆毁的建筑物低于 650 个，平均每年 590 个。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加紧惩罚性拆毁巴勒斯坦家庭住宅，这一措施可能构成集体惩罚(A/HRC/34/36, 第 31 段及 A/71/364, 第 23 段)。这项政策于 2014 年中恢复执行(A/70/82, 第 42 段)，针对被定罪为袭击以色列人或涉嫌袭击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住宅。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根据该政策的规定，以色列当局拆毁了 21 所住宅或使其无法居住，导致包括 38 名儿童在内的 103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2014 年中至 2017 年 1 月，以色列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总共惩罚性拆毁或查封了 42 所住宅。¹²

23. 以色列议会 2017 年 2 月通过了所谓的“规范化法”。如果得到实施，该法律可允许继续使用西岸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建造 2 000 至 4 000 个住房单位。¹³ 若干份针对该法律的复议申请有待以色列高级法院裁决，在高级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决之前，可能仍然暂不执行。

24. C 区三分之一以上区域被正式指定为公共土地(以色列称其为“国有土地”)。绝大多数“国有土地”是在 1990 年代初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前宣布的。据估计，1979 至 1992 年，750 至 9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以色列宣布为“国有土地”。¹⁴ “国有土地”仅分配给以色列及其公民使用，而不是根据国际法的要求使当地居民受益。2017 年 3 月底，以色列当局将西岸近 1 平方公里的土地宣布为“国有土地”。

25. 考古挖掘、建立国家公园和开展旅游活动是以色列巩固其在西岸存在的其他方法(见 A/HRC/34/39, 第 21-22 段)。

人口流离失所

26. 令人关切的是，国家认可没收土地、追认前沿定居点的合法地位、拆毁巴勒斯坦人住房和谋生设施、拒绝向巴勒斯坦人签发建筑许可证、限制行动和谋生途径、定居者暴力和不追究责任等因素在完全由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营造了一个胁迫环境，迫使巴勒斯坦社区迁出 C 区和东耶路撒冷的某些地区(同上，第 41 段)。

¹² Hamoked,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惩罚性住宅拆毁最新摘要”，见 www.hamoked.org/Document.aspx?dID=Updates1828。

¹³ 立刻实现和平运动，“大肆土地抢劫：规章法案在当地现实中的土地影响”，2016 年 11 月 29 日。见 <http://peacenow.org.il/en/grand-land-robbery-implications-regulation-bill-reality-ground>。

¹⁴ Kerem Navot, “Blue and white make black: the work of Blue Line Team in the West Bank”, 2016 年 12 月；Nir Shalev 和 Alon Cohen-Lifshitz, “禁区：以色列在 C 区巴勒斯坦村庄的规划政策”(Bimkom, 2008 年)。

27. 由于这种政策而导致的非自愿流离失所和搬迁到其他住宅区，如果没有得到搬迁者自由和知情的同意，可能构成强迫转移。这与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所承担的义务背道而驰(A/HRC/34/38，第 27-28 段)。

2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房屋被拆除，共有 1 122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虽然这一数字与前一报告所述期间的数字(1 144)接近，但仍然反映出与前几年相比，拆除率很高。¹⁵

29. C 区的巴勒斯坦社区居民面临着土地被没收、房屋被拆除和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¹⁶ 东耶路撒冷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家庭有被强行驱逐的风险，因为以色列定居者在锡勒万和旧城占领建筑物，而且以色列当局正在开发多个公园和旅游景点。由于政策是拆除以色列认为的“非法”建筑，C 区中贝都因人社区的流离失所风险也很高。¹⁷

3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加沙重建工作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冲突期间变得无法居住的近 18 000 座房屋中的大多数已经重建或正在重建之中。然而，重建完全摧毁的近 2 900 座房屋需要 1.15 亿美元，鉴于这一资金缺口，39 000 人仍然住在临时住所中。

以色列定居点活动

31. 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违反了第 2334(2016)号决议等安全理事会决议。安理会第 2334(2016)号决议重申，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阻碍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定居点的存在和持续扩张是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各种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见 A/HRC/31/43，第 5 段)。

32. 以色列政府继续支持定居点的人口增长，为此提供国家主导的公共服务，开展新的经济活动，推进住房计划并为一些定居点提供税收优惠(A/71/355，第 4 段)。

33. 截至 2015 年底，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的定居者人口自《奥斯陆协定》以来翻了一番，超过 59.4 万人(其中东耶路撒冷的人数估计为 20.8 万人)，居住在约 130 个定居点和 100 个前沿定居站中(A/HRC/34/39，第 11 段)。

34. 如果《规范化法》得到执行，将使西岸在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上建造的多达 4 000 个定居者居所追溯合法化。¹⁸

¹⁵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拆除系统数据库，可查询 <http://data.ochaopt.org/demolition-sys.aspx>。

¹⁶ 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国家工作队，“2016 年共同国家分析：不让任何人掉队——关于巴勒斯坦脆弱性和结构劣势的视角”(2016 年)。

¹⁷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7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6 年)。

¹⁸ 议会，“议会通过定居点条例法”，新闻稿，2017 年 2 月 7 日。可查询 https://www.knesset.gov.il/spokesman/eng/PR_eng.asp?PRID=13341。

35.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6 年在西岸定居点开始建造 2 630 套住房, 与 2015 年(1 901 套)相比增加了 40%。2016 年第二季度在 C 区定居点开始建造 1 102 个住房单元, 是七年多来修建住房最多的季度。¹⁹

36. 自 2017 年初以来, 以色列当局推动在西岸建设约 6 000 个住房单元, 全部在 C 区。在三周内, 在规划阶段为约 3 000 个住房单元实施了规划, 超过 240 个住房单元的规划已经进入最后核准阶段。此外, 在 2017 年前三个月内, 为约 2 800 个住房单元公开招标。相比之下, 整个 2016 年内在 C 区提出了约 3 000 个住房单元的规划, 700 个住房单元进入了最后核准阶段, 只为 42 个住房单元公开招标。在报告所述期间, 提出了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约 1 600 个住房单元的计划, 没有一个进入最后核准阶段。此外, 2016 年 7 月为 323 个住房单元发出了招标书。

行动限制和出入限制

封锁加沙, 包括限制出入区

37. 哈马斯 2007 年接管加沙后大大加强对该地区的封锁, 加上其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对峙, 加剧了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 严重破坏了任何发展的努力, 并导致侵犯人权的行为一再发生(A/HRC/34/38, 第 66 段)。

38. 封锁对基本人权和经济前景以及基本服务的提供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加剧了贫穷以及对援助的依赖, 也限制了享有健康、教育机会和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39. 2016 年全年拉法口岸仍然关闭, 只有 44 天开放(相比之下, 2015 年为 33 天)。²⁰

40. 以色列当局在拒绝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获得进入以色列的许可证请求时, 往往只提供一般性解释, 通常声称该请求不符合封锁政策规定的标准, 或以安全为由驳回请求。寻求从埃雷兹离开加沙就医的病人的获批率从 2015 年的 77.5%下降到 2016 年的 62.1%, 这是 2009 年以来的最低值。²¹ 与此同时, 获准从加沙进入以色列的病人绝对人数逐年稳步显著增加, 从 2009 年的 5 130 名病人增加至 2016 年的 17 665 名病人。²²

41. 从 2016 年 4 月 3 日至 5 月 22 日, 以色列暂时对水泥进入加沙予以冻结, 称很大一部分水泥被转用于其他用途, 包括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用途。尽管实施了冻

¹⁹ 见 www.cbs.gov.il/hodaot2017n/04_17_083t3.pdf。

²⁰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人道主义公报: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017 年 1 月。可查询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record-number-demolitions-and-displacements-west-bank-during-2016>。

²¹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²² 2009 年数据见世卫组织, “健康权: 2014-2015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跨越获得保健治疗机会的障碍” (2016)。可查询 www.emro.who.int/images/stories/palestine/documents/WHO_-_Access_Report_2014-15_-_Final.pdf。2016 年数据见世卫组织, “加沙地带的转诊病人获得保健治疗机会”, 每月报告, 2016 年 12 月。可查询 www.emro.who.int/images/stories/palestine/WHO_monthly_Gaza_access_report-Dec_2016-Final.pdf。

结,2016 年的水泥进口比 2015 年增加了 56%。2017 年前三个月延续了这一趋势,其间有约 245 000 吨水泥进入加沙,该数字超过了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的总和。²³

42. 与 2007 年之前的水平相比,加沙出口数量和价值依然很低。2017 年 3 月经卡车运离加沙的货物数量仍仅为 2007 年的 36%,尽管这一数字与前几年相比已大幅增加。²⁴

43. 以色列的封锁政策,包括以加沙的哈马斯和极端主义团体走私武器和挖掘隧道等安全关切为由,对土地和海域实行出入限制。正式的限制出入区从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围栏向外延伸 100 米。此外,在围栏以外的数百米内,平民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击中的风险很高。²⁵

44. 据报告,以色列 2016 年 3 月将巴勒斯坦人可以捕鱼的范围从加沙海岸的 6 英里内扩大到 9 公里内,之后又于当年 6 月恢复到 6 公里内。

在西岸的行动限制

45. 西岸 44%的土地禁止巴勒斯坦人建设和开发。这些土地用于以色列定居点、军事区、自然保护区和以色列 2003 年以阻止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为由在西岸修建的“隔离墙”。“隔离墙”虽未完成,但实际上制造了新的现实,即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只有获得以色列当局发放的许可证才可进入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西岸约 4%的地区。¹⁶ 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没有许可证不能进入西岸两个主要区域,即“隔离墙”西面的“衔接区”和东耶路撒冷(见 A/HRC/31/44)。²⁶

46. 西岸区域可分为三类。A 区和 B 区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责民事管理,占西岸面积的 40%,西岸大约 90%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这两区。区域其余部分为 C 区,包括所有以色列定居点。C 区将 A 区和 B 区分隔为 150 多个大小不一的不同区域,许多区域被定居点及其相关基础设施隔开。

47. 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旬,西岸有 472 个通行障碍,包括长期有人把守的检查站、非全时把守的检查站、土墩、路障和关卡。与 2015 年进行的一项类似调查相比,累计障碍数增加了 5%,但长期有人把守的检查站数目比 2015 年减少了 25%。在希布伦,截至 2017 年 3 月,已在该市以色列控制区内部署了 100 个障碍物。²⁷

²³ 见 grm.report。

²⁴ 根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2017 年 3 月,372 辆运送货物的卡车离开加沙,是 2007 年上半年月平均值(1 040 辆卡车)的 36%。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有 2 540 辆运送货物的卡车离开加沙,比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1 712 辆卡车)和再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388 辆卡车)显著增加。相关信息可查询 <http://data.ochaopt.org/gazacrossing/index.aspx?id=4>。

²⁵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6 年加沙地带:出入和行动概况介绍”,2017 年 3 月。可查询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gaza-strip-access-and-movement-2016>。

²⁶ 该地区位于隔离墙和 1949 年停战线之间。

²⁷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3 月。

48. 秘书长前几次报告提到，在以色列人遭到袭击之后，以色列当局经常对袭击者或所称袭击者的家属或社区成员采取可能构成集体惩罚的措施(A/HRC/34/38，第 31 段)。例如，2016 年 7 月 1 日，在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人死亡之后，拥有超过 60 000 人口的巴勒斯坦城镇 Yata 遭到封锁。7 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依然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A/HRC/34/36，第 34 段)。

49. 以色列继续在西岸修建“隔离墙”，这与 2004 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背道而驰。该意见认定，“占领国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正在修建的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违反国际法”(见 A/ES-10/273 和 Corr.1)。目前已计划的 712 公里路线中，85%在西岸境内。此外，如果“隔离墙”建成，多达 25 000 万巴勒斯坦人可能加入“衔接区”中已被孤立的 11 000 名巴勒斯坦人的行列。¹⁶

开采、危及和耗尽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

50. 加沙居民在获得水和卫生基础设施方面依然受到 2014 年军事冲突的影响。¹⁷在恢复基础设施方面受到制约，致使 23%的加沙人没有与污水网络连接。¹⁶

51. 电网遭破坏及燃料和电力短缺导致过去 10 年来加沙电力和燃料长期供不应求。¹⁷2017 年 1 月，正值隆冬，电力危机达到峰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的哈马斯在付款问题上存在分歧。约 200 万巴勒斯坦人每天只有 3 小时供电，而其他时间里每天有 6-8 小时供电。²⁸

52. 长期电力短缺进一步加剧了加沙水危机，因为这影响到 300 多个供水设施和废水处理设施，导致没有足量定期供水，并导致未经处理的污水溢到街上或流入海中。²⁸

53. 沿海含水层仍然是加沙民众的主要水源，但据认为其 95%的水已不再适合人类饮用。加沙 40%的人口每三天仅获得 5 至 8 个小时供水。据估计，85%的加沙居民依靠来自公共或私人生产商的饮用水，其生产、供应链和家庭存储可能导致污染。²⁸因此，加沙用水量为人均每天 79 升，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建议的 100 升的标准。所以，95%的人口如今有患上水传播疾病的风险。¹⁶

54. 在西岸，开展建设或修复巴勒斯坦水利基础设施²⁹的相关活动需要获得以色列的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难以获得，使得巴勒斯坦人获取水的权利被剥夺。³⁰

55. 共有 62 万人或者没有与供水网络连接，或者一周或更长时间才获得一次供水。他们中共有 15 万人生活在以色列完全控制供水的 C 区。C 区一些社区的人

²⁸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加沙局势报告，第 178 号(2017 年 1 月)。

²⁹ “EWASH concerned by water restrictions in the West Bank resulting from Israeli discriminatory policies”，新闻稿，2016 年 6 月 21 日。可查询 <http://reliefweb.int/report/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ewash-concerned-water-restrictions-west-bank-resulting-israeli>。

³⁰ 见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risk-settler-takeover-ein-ferat-water-spring-hebron#_ftn5。

人享有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项目(水卫项目)基础设施继续被拆除,此外,这些社区在实际获得供水方面还面临其他限制。¹⁷

56. 截至 2016 年 6 月,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平均用水量为人均每天 73 升水,依然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 100 升,并显著低于以色列人的 240 升。²⁹在某些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用水量低至人均每天 20 升,尤其是在没有水利基础设施的社区。³¹

57. 巴勒斯坦人不得进入约旦河,并且只分配到山区含水层中 13%的水。以色列享有其余部分,还可使用一系列广泛的其他水资源。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缺少水资源,这使他们 18.5%的用水需求依赖以色列供水公司 Mekorot(2014 年数据)。³⁰平均而言,巴勒斯坦人每月支出中 8%用于购水,而世界平均值为 3.5%。¹⁷

58. 在东耶路撒冷,由于几十年来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以及没有建筑许可证,约 36%的民众与供水网络非法建立了脆弱的连接,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未与污水网络连接。¹⁷

59. 在西岸,农民难以进入他们的土地。农田在“衔接区”或在定居点附近的人需要获得以色列的特别许可证或事先进行协调安排,才能进入田地。¹⁷同样,以色列的限制使巴勒斯坦人无法从 C 区的大多数土地资源中获益。¹⁶

60. 以色列对加沙捕鱼区实行的限制导致加沙地带渔业部门情况恶化。捕鱼区缩小导致在小区域内过度捕捞,致使鱼类种群减少,其繁殖区出现枯竭。³²

61. 巴勒斯坦官方消息来源称,以色列当局和定居者的做法,包括将有害废物非法转移到西岸以及将约旦河谷的部分地区划拨给工业废弃物专用垃圾场的做法,已经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农业用地、健康、动物和生物多样性。³³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社会经济状况

62. 占领的影响很广,包括人道主义危机、阻碍社会和经济以及有时扭转发展轨道等。

经济状况³⁴

63. 上次加沙军事冲突后,巴勒斯坦经济于 2014 年下半年和 2015 年初急剧收缩。自此以后,经济持续复苏,增长稳定,通货膨胀受到抑制。恒定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6 年头三个季度内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1%。这一增加主要源

³¹ 世界银行,“加沙水局势令人震惊”,2016 年 11 月 22 日。

³² 见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报告”,2016 年 9 月。

³³ <http://www.pcbs.gov.ps/site/512/default.aspx?tabID=512&lang=en&ItemID=1627&mid=3171&wversion=Staging#>。

³⁴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依据了西亚经社会对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国民账户数据、劳工统计数据和消费价格指数,以及来自巴勒斯坦货币局季度公报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是 2017 年 3 月 23 日查阅的。2016 年的数字是初步性的。

自于加沙,当地的平均增长率为 9.8%。西岸的增长稍低一些,但仍然稳定在 3.7% 的水平。

64. 西岸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部门和某些服务业务表现强健,例如金融服务和教育领域。但是,农业、建筑业和贸易领域的增长小幅下降。在支出方面,2016 年西岸取得良好的经济业绩,主要原因是个人消费,但投资及在较小程度上政府的支出则表现出负增长率。2016 年头三个季度加沙地带取得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建筑部门和公共行政服务的持续改善。在支出方面,加沙地带的增长仅仅以资本形成总额为主导,反映出上述建筑部门的良好运作情况,因为私人消费和对外部门均对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65. 加沙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其他地区的生活条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加沙最近的增长率较高,但 2014 年的冲突加剧了该地区与西岸之间的差异,因为该地区过去几年经受了冲突、封锁及哈马斯接管加沙等各种因素重叠的影响。

66. 2016 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是 25.7%(西岸为 16.9%,而加沙地带为 40.6%),与 2015 年同期相比显示了 0.4% 的小幅下降。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 2.2%,表明许多工人正离开劳动队伍(“无望的工人”效应)。尽管 2016 年最后一个季度巴勒斯坦青年(15 岁至 29 岁)的失业率略有好转,但这一比率在 2016 年全年增加了 1.5%。其失业率在 2016 年第三季度达到 45.4%,这是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巴勒斯坦难民的失业率也仍然很高,为 31.6%。

67. 加沙的失业率居高不下(2016 年的平均水平为 41.7%),仍然高于其 2014 年前的水平,表明劳动力市场仍在挣扎着力图摆脱 2014 年敌对行动升级的后果。

68. 妇女失业率不仅高于男子(2016 年第四季度为 43.9%,男子为 21%),而且这一比率将近 10 年连续上升。尽管最近女性劳动力的劳工市场参与率有所增加,令人鼓舞,但对于 15 岁以上的女性而言,2016 年第四季度这一数字维持在 18.9%,仍然远远低于男性(71.4%)。

69. 国家财政收入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情况。2016 年国内收入毛额增长了 27.8%,延续了 2006 年以来保持的上升趋势,导致增长率翻了一倍多(208.7%),并在 2016 年第三季度实现了创纪录的高位。2016 年,指定用途的税收与 2015 年的水平相比增加了 48.6%。这种积极的事态发展同时,也存在对清关收入的严重依赖(海关收入由以色列管理和控制),这一数额仍然占国内收入总额的大约三分之二。按照《奥斯陆协定》缔约方的商定,以色列直至 2016 年 5 月每月扣除大约 1.2 亿美元,以支付需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偿付的供电、供水和废水处理账单。这一数额比 2015 年同期低 34%。³⁵ 2016 年最后一个季度公共债务略有下降,这可能会导致长期上升趋势发生可喜的变化,因为 2006 年以来公共债务总额已增加了 127.5%。

³⁵ 巴勒斯坦财政部数据。

粮食安全

70. 尽管近年来已出现好转，但巴勒斯坦的粮食不安全程度仍然很高，2014 年 26.8% 的巴勒斯坦家庭属于粮食不安全之列。³⁶ 好转的情况仅发生在西岸，当地的粮食无保障家庭比率由 2013 年的 22.1% 下降到 2014 年的 16.3%。加沙局势仍然严峻，食品不安全程度很高(2014 年达到 46.7% 的家庭)，而且还在恶化(由 2013 年的 44.5% 上升)。在西岸，难民营中的粮食不安全比率特别高，占 29%。³⁷

71.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粮食无保障状况的主要起因是缺乏获得粮食的经济能力，这与贫穷状况密不可分。粮食安全又由于粮食供应的不充足或不稳定而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发生在加沙地带，当地十年之久的封锁以及与以色列的一再冲突对生产力造成影响，同时也发生在西岸，对人员和货物流动的限制严重阻碍了西岸生计和经济活动。³⁸

72. 大约一半的巴勒斯坦人患有微量营养素缺乏症。¹⁷ 多亏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才使加沙免遭一场粮食安全危机。³⁹ 70% 以上的加沙居民获得某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其中大部分是粮食援助。⁴⁰ 从 2000 年至 2016 年，接受近东救济工程处粮食援助的人口从原来不到 80 000 人增加了十倍，达到 960 000 多人。在西岸，难民家庭的粮食不安全比率达到 22%，而非难民家庭为 14%。

教育

73. 2016 年，与教育有关的严重侵权行为继续限制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儿童安全地获得教育的权利。⁴¹

74. 以色列当局在 C 区和东耶路撒冷实施的规划和分区制度导致校舍不足的情况。C 区内共有 50 000 名巴勒斯坦儿童在 183 所学校入学。来自 37 个西岸社区的 1 700 多名儿童须前往远在超过 5 公里的学校上学。据报告，骚扰和暴力也是使往返学校困难的原因。¹⁶

75. 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说，2016 年加沙 75% 的学校继续实行两班制。难民儿童参加娱乐和创造性活动的机会少于在一班制学校上学的学生。³⁹

76. 在加沙，在 2014 年的敌对行动中受到损坏或摧毁的所有 252 所学校均已修复并全面运作，被完全摧毁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已经重建，而目前正在整修其

³⁶ 根据社会经济和粮食安全调查方法，粮食无保障家庭被列为“严重的粮食无保障”或“中度粮食无保障”的家庭。详细资料见：巴勒斯坦粮食安全局和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4 年社会经济和粮食安全调查：巴勒斯坦国”（2016 年）。

³⁷ 巴勒斯坦粮食安全局和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2014 年社会经济和粮食安全调查：巴勒斯坦国”（2016 年）。

³⁸ 同上。

³⁹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收到的资料。

⁴⁰ 可查阅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gaza-strip-humanitarian-impact-blockade-november-2016>。

⁴¹ 见 http://www.dci-palestine.org/raids_tear_gas_and_a_burned_house_three_west_bank_school_days。另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人道主义情况报告：巴勒斯坦国(2017 年 1 月-3 月)。

余六所被摧毁的学校。在受到敌对行动破坏的 14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4 所已经修复，同时对另外 7 所学府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中。274 所遭毁坏的幼儿园中共有 180 所已被修复。⁴²

77. 在加沙，由于两班制缩短了学校教学时间并由于长期的过度拥挤，儿童的学习体验受到了负面影响。与安全有关的事件也影响到在 C 区和定居点附近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⁴³

公共卫生

78. 加沙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每平方公里有超过 5 000 人。⁴⁴ 居住在难民营内的难民中 43% 的居民尤其面临了这种困难，当地平均人口密度几乎达到每平方公里 40 000 人。⁴⁵ 过度拥挤的生活条件和达不到标准的住房加剧了因倾弃场对固体废物处理不当和淤积的污水所造成的公共健康风险，而在难民营周围尤其严重。¹⁶

79. 在加沙，封锁、政治分歧和反复的冲突严重影响了保健服务的提供和质量。⁴⁶ 由于缺乏熟练的工作人员、药品和一次性用品，并缺乏供电，再加上其他困难，许多病人因护理的延迟而遭受困难、不必要的痛苦和健康风险。⁴²

80. 在西岸，巴勒斯坦人为需要前往耶路撒冷或邻国的每一次健康服务预约都必须取得许可，而且这种许可的发放经常被拖延或拒绝，往往也并不对此提供理由。以色列对行动的限制规定，必须将病人从西岸送到耶路撒冷的医院的救护车采用“背靠背”程序，两辆车要在检查点接头，病人要从一辆车转移到检查点另一侧的第二辆车上。¹⁶

三.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81. 安全理事会在第 497(1981)号决议中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且不具有国际法律效力，并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撤销其决定。

82. 据报告，2016 年 9 月 7 日，以色列当局在 Majdal Shams 进行了第一次拆毁房屋的行动，理由是房屋没有必要的建筑许可(A/HRC/34/3959, 第 59 段)。⁴⁷ 以

⁴² 见驻巴勒斯坦国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加沙：两年之后”(2016 年)。

⁴³ 儿基会，人道主义情况报告：巴勒斯坦国，2016 年 10 月-12 月。

⁴⁴ 资料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后者援引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和国家人口委员会提供的数据。

⁴⁵ 近东救济工程处，关于加沙局势的第 191 号报告，2017 年 4 月。

⁴⁶ Robert Piper,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a divided government”, 2016 年 7 月 12 日。可查阅 <https://www.ochaopt.org/content/humanitarian-impact-divided-government>。

⁴⁷ 另见 <http://golan-marsad.org/press-release-israeli-authorities-demolish-home-in-majdal-shams-in-the-occupied-syrian-golan/>。

色列制定的土地、住房和开发政策使叙利亚人难以获得建筑许可，造成据报叙利亚村庄人口拥挤的状况。⁴⁸ 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称，以色列当局对叙利亚人使用土地的面积设有 18 000 公顷的限制，而以色列定居者获准可以使用 140 000 公顷土地(A/HRC/34/37，第 24 段)。

83.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援引民间社会组织的指控，称以色列当局将叙利亚人拥有的土地宣布为“绿区”，借此没收这些土地，从而阻止叙利亚人民将土地用于建筑、农业、放牧或其他目的。另外据称，这种政策阻碍了公路和排水系统的修缮、工业基础设施的建造，以及为叙利亚人建造教育、卫生和文化机构(A/71/352，第 91 段)。

84.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指出，对叙利亚农民用水分配限制在每 1 000 平方米可用 200 立方米水，而且可能因为干旱而减少，则定居者可获得 600 至 800 立方米，实际上允许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破坏了农业工作，使之成为许多叙利亚农民的次要活动。⁴⁹

85. 与此同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继续违反国际法，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扩大定居点(A/HRC/34/39，第 58 段)。2016 年 10 月，据报以色列政府核准在 Katzin 定居点建造 1 600 所新房屋的计划(A/HRC/34/39，第 59 段)，而根据劳工组织指出，以色列政府正向已婚年轻夫妇提供机会，租赁 1967 年离开该地区的叙利亚人所拥有的土地。⁵⁰

86. 据特别委员会指出，以色列和外国拥有的公司在得到以色列当局的许可证后，继续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包括水、天然气和石油资源(A/70/406，第 25 段)。

87. 近年来，以色列政府增加了对发展戈兰叙利亚人社区方面的投资，包括通过一项 2014-2017 年的三年计划，拨出 6 000 万美元，主要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开发。

88. 2016 年 4 月 17 日，以色列内阁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举行了首次会议。⁵¹ 在会议开幕式上，以色列总理说，“戈兰高地将永远在以色列手中”，誓言他的政府将“继续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加强居民、社区、工业和农业”。他还呼吁国际社会“最终承认戈兰高地永久维持在以色列主权之下”。⁵²

⁴⁸ 另见 <http://golan-marsad.org/press-release-israeli-authorities-demolish-home-in-majdal-shams-in-the-occupied-syrian-golan/>。

⁴⁹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工人状况”(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16 年)，第 116 段。

⁵⁰ 劳工组织，“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工人状况”(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16 年)，第 118 段。

⁵¹ 以色列外交部公报，2016 年 4 月 17 日。可查阅 <http://mfa.gov.il/MFA/PressRoom/2016/Pages/Cabinet-communique-17-April-2016.aspx>。

⁵² 见 <http://www.pmo.gov.il/english/mediacenter/secretaryannouncements/pages/govmes170416.aspx>。

四. 结论

89. 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土地长达五十年的占领严重限制了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对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占领之后不断扩大。

90. 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做法和政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其中一些可被视为具有歧视性。以色列某些做法可能构成强迫转移受保护人的行为，这可能严重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

91. 必须遵守国际法，确保没有任何一方可以逍遥法外，并为该地区所有人保障正义与和平，包括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叙利亚人民。

92. 联合国坚持其长期立场，认为只能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秘书长将继续确保联合国努力实现在符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全面区域性解决方案框架内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毗连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与有安全保障的以色列和平共处。
